

## 闲坐烹茗

■陈幼芬

## 朝花夕拾

■王少杰

## 告别怀旧

我时常怀疑那些声称高考后彷徨到流泪的多情人,更无法理解那些依恋高中生活的怀旧者。但当下午五点多那阵温柔的晚风迎接我走出考场的时候,我才发现真正的解脱,只存在于交卷的那一刻。

走出校门口,和往常一样,围满了家长,围满了车辆。不过我承认与往日确有不同,这次家长手里都无一例外地捧着花,热情背后都带着一抹肃穆与紧张。他们怀里的花在笑,笑得见不到花苞,短短的校门缓冲带被花香铺盖成殿堂。我,背着熟悉的背包,离开熟悉的地方,踏着陌生的步伐,走上了陌生的归途。我,从那天起,成了生活的陌生人。

笑不起来。这一次,没有对分数的急迫,没有对假期的期待,只想静静地走进房间里,翻看着高中的痕迹。泛黄的集体合照,堆积出灰尘的教辅资料,一盒盒用干的笔芯,一篇篇自己用心写下却被判低分的作文,一页页用缤纷色彩精心绘制的思维导图,一个个夜以继日整理出的复习文档……那一刻,是梦一般的感觉,而我想欢呼却感觉被回忆扼着发声的咽喉,我想大哭却又感觉被终于到来的未来生活吹干了泪。

在这场梦里,我想把高中的所有生活轨迹都走一遍,同最熟悉的人。从睡眠惺忪赶早,到偷懒躲避跑操;从上课瞌睡走神,到饭店狂奔食堂;从午睡呼噜迭起,到球场酣畅淋漓;从晚自习碎碎念,到放假组队团建……我们都把最美好的岁月,交给彼此最值得的人,在最融洽的氛围里,一起最单纯地做着最正确的事,一切美得不可方物。

而在老家的胡同旁,高楼大厦,再找不到古朴的瓦;小时候颇为惧怕的青蛙,如今在田中亦难寻;田野上好看的树,却摇曳着凋零的花,初夏的星夜竟能如此空荡。不禁又开始想念起高三时,周围围满同伴,伴着广播里的《七里香》,望着中秋的圆月,那个时候,我们都抱怨着中秋夜返校,却在那短暂的二十分钟里体会着纯粹而可贵的幸福。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似乎,高考后的所有,我曾憧憬了无数次的所有,都在真正邂逅的那一刻蒙上了尘。而那被我如同扔弃废纸般轻松丢去的三年生活,却在回忆的日历里奔腾奔涌。我对回忆的虔诚,让往后遇到的一切,似乎都能牵扯出往昔岁月的色彩,泼墨渲染,回忆成画,万分空寂。

农村的晚风,总能疗伤,但也催泪。风,在往前推。人啊,在往前走。

我不知道此刻的同伴们又在做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未来的同伴们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似乎都是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不知归处,只带着过往的笔迹飘飘转转。

“除非重塑,极端的留恋没有价值。”风带来的广播声格外有趣,这句耐人寻味的话语,竟然是童声。我竟有一丝想笑,或许是觉得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尚不懂这种留恋的感觉,才说得这般轻巧幼稚。

可是,我又何尝不幼稚?考完试的一周内,一事无成:曾构思过的诗,想练习的歌,策划的旅行,约定的健身——我竟再未触碰。我在这个转瞬即逝的一周里,无非活在过去的回忆里姗姗伤感,独自动容。

结束一段旧的旅途,意味着我们要放下过去的一切,要试着放下过去的光环,抛掉过往的习惯;开始一段新的旅途,则意味着我们要尝试面对不曾提及的人和事,要试着去创造新的成就,适应不同的陌生人。我们怀旧,不仅因为对过往人或物的情感联结,亦在于我们对未来的迷茫、担忧与胆怯。

或许无数的年长者们经历过更复杂、更痛苦的告别,或许无数的孩童们在经历着生活中最简单、最天真的告别,但祝愿你我都能有着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勇气与信心,都能终止无端的怀旧内耗,在新的征程中绽放全新的光芒。

“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

## 湘湖诗会

■蒋兴刚

## 寒露

早晨第一次在小院的草尖上见到露珠,我突然惊讶地发现,大地有深深的镜子寒冷已经从洞穴钻出

一只褐色甲虫连滚带爬从一根枯枝逃到了另一根枯枝它应该已经预感到了露水的剑气直指到自己的脊背

是啊!只有厨房里的老母亲又在把挂面放入锅中而蒙在玻璃上的白气,像时间分泌出来的汁液

假如没有画笔与油彩,梵高将如何表达他的生命?!假如没有弟弟提奥,梵高是否会成为广博世界中一座无人问津的孤岛?!

时空,不是距离;年轮,也不是问题。辽阔的夜空,总有闪烁星光。美的遇见,不难。

## 不一样的遇见 不一样的美

有一种美,赏心悦目,令人向往。滨江有一个“遇见博物馆”,在杭州宝龙艺术中心。七月,听说梵高、莫奈等36位世界级艺术大师的真迹,将来杭展出,我兴致勃勃地购票,如约而至前往。不出国门,在数千平方米的展厅里,遇见来自意大利国家现当代美术馆的47件作品,我心满意足。

徜徉于艺术长廊四个多小时,我与百年现代艺术史的高光时刻惊喜相遇。

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后印象派三杰之一的文森特·梵高的名作——《阿尔勒妇女(吉努夫人肖像)》。这是梵高当年以自己的房东为原型创作的,也是他生命结束前最后一批组画中的一幅。请人帮忙拍完照,我在画前伫立良久。屏息感受这位艺术天才悲怆而绚烂的一生,一种不可名状的虚无感袭来。不禁联想,假如没有画笔与油彩,梵高将如何表达他的生命?!假如没有弟弟提奥,梵高是否会成为广博世界中一座无人问津的孤岛?!

还有一个重点展品,是印象派创始人克劳德·莫奈的大尺幅《粉色睡莲》。莫奈一生留下两千多幅油画,而睡莲系

列将他无可比拟的光影与色彩技术,推到极致。他与时间赛跑,一直追光而作。离画仅一臂之遥,触手可及,一股清新自然的莲香,带着蒙眛的诗意,扑面而来。距离产生美,当我走远一些去欣赏,那雾气渐渐散尽,睡莲又变得玲珑清晰,亭亭玉立,美不胜收。

展馆中,还有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的缪斯女神《侧卧的裸女》,马歇尔·杜尚的行为艺术作品《帽架》。前者击撞我心头,女性一丝不挂的裸体,令人震撼;后者,将我的视线,从画框拉回到一个立体的现实里,原来,创设性的情境也是伟大的艺术品。

南京也有一个“遇见博物馆”。八月,有一场《遇见印象派》真迹展。带着些许小兴奋,我与女儿一同坐高铁前往。此展画作,以诺曼底地区的迷人风景为主题。天空与海浪,田园与河流,绿荫与密林,海鸥与船只,男人与女人,孩子与老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我感到自己的幸运!再次邂逅了莫奈,也见识了雷诺阿、欧仁·布丹、库贝儿、柯罗等众多位欧美绘画巨匠的真迹。从浪漫主义到后印象派,从细腻的油彩

到斑驳的光影,我大饱眼福。这种美,只能意会,无法言说。

得遇两个“遇见博物馆”以后,我才关注到,遇见博物馆是一个品牌,旗下共有六座实体场馆,而杭州馆与南京馆是我与它的初见。

漫步艺术的殿堂,品味历史的风情,我想,下一次的相遇,应该会是在上海。

然而,当下,我放下对上海静安馆遇见达利超现实主义象巨作的期待,伏案批改作业。发现,薄本子上,字里行间,学生与我,也有各样的遇见。

那是文字的交流,是心与心的触碰,是另一个艺术的天地!此地无声胜有声的感觉,令人惊喜!

一个学生告诉我有关他身体的一个小秘密:“我有一个独特的耳朵,与众不同。一只外翻,一只向里靠拢,名曰‘鼠牛耳’”。我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鼠牛耳”的说法。

一个学生向我描述:“我的鼻子比较灵,尤其是在食物方面,只要稍微闻一闻,就能知道今天的饭菜是什么。为此,老妈给我一个‘狗鼻子’的荣誉称号”。他的一小段字,将一个灵动的画面呈现:

这个事情,成了我们村里很长时间的谈资。而因为那伸手一搭,我对大力神和二黑子,都有了重新认识。

## 你的手一搭,我就感受到了

捆麦子呢。我第一次没有呵斥她,歌工了,我拉着她的小手,一起回家。

即使是年轻力壮的大人们,有时候肩上的担子太重,也需要别人帮着托一托,拉上一把。挑水稻的时候,稻田全是烂泥,一脚踏下去,能陷到脚踝,甚至更深,徒步走久了都会累,更别说肩上还担着一两百斤的重担了。我们村里有个男的,力气特别大,但是个子却有点矮,稻捆很高,脚又陷进烂泥里,以致稻捆的底,几乎是贴着地的,最难的是,走到田头了,你还得从烂泥里抬起一只脚,跨上田埂,这一步太难了。有一次,我看到他挑着几大捆稻,上田埂时,努力了几次,都爬不上去。另一个刚挑了一把稻子从晒谷场回来的人,站在田埂上,伸手搭在一捆稻上,往上一提,他借力往上一跨,“蹭”,爬上了田埂。

我之所以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一幕,是因为他是我们村里的“刺头”,因为力气大,常常瞧不起别的男人,甚至以力欺人,蛮力虽大,却不怎么受人待见。他最在意的资本,也就是自己的大力气,自恃是村里力气最大的人,因而也最忌讳别人质疑他的大力,哪怕肩上的担子再重,他也咬紧牙关撑起来,怕输了自己“力大如牛”的名声。他也因而从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忙。但有一次例外。

那天是村里要去镇上的粮站交公粮。公粮都是装在麻袋里的,一麻袋的谷子,重量在百来斤。从村里的粮仓,往马车上装麻袋,别人都是一次扛一麻袋,他不,他扛两袋,扛到马车边,肩膀往上一耸,麻袋就翻滚进了马车里,再

由赶马车的人,一袋袋码好。等到他再次扛着两个麻袋,走到马车边的时候,马车上已经堆了不少的麻袋,他的个子又矮,肩膀往上一提,一耸,完了,麻袋没能翻滚进马车,又重重地压了回来,这就不是一两百斤了,而是翻了倍,大力神差点也被压塌了。正常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就应该将背上的麻袋先放下来,再由两个人各掀着麻袋一角,给抛上去。他不,他不肯卸下麻袋,而是站定,猛喘了几口气,憋足了劲,再次发力。这一次,他成功了。两个麻袋,翻身上了马车上。大力神第一次脸憋成了猪肝色。

那天晚上,他竟然请了村里他最看不上眼的二黑子喝酒。他和二黑子打过架,两个人都打得头破血流,从此成了死对头。他怎么请二黑子喝起了酒?我们这群好奇的孩子,故意来到大力神家院子外边玩,月色之下,大力神讲话的舌头都发卷了,断断续续听他说:麻袋压回来的时候,我差点就被砸瘫了,我本来是打算卸下麻袋的,丢脸就丢脸吧,总比压垮了腰杆强。但是,忽然我感觉背上一松,我知道,是有人在背后帮了我,我这才敢第二次挺起腰,将背上的那两麻袋稻谷,愣是翻进马车上。兄弟,谢谢你搭的那把手,帮了我,也救了我……

这个事情,成了我们村里很长时间的谈资。而因为那伸手一搭,我对大力神和二黑子,都有了重新认识。

是你蹲下去,将扁担架在肩膀上,准备起身的时候,担子是最沉的,似有千钧之重。咬着牙,憋足气,脸涨得通红,试图站起来。肩上挑着重担,想要直起腰,真的很难很难。但有时候,你蹲下去了,预备使出吃奶般的洪荒之力,没想到一提腰,啧,这一次,竟然轻轻松松就站起来了。难道是自己的力气,突然变大了?扭头一看,原来是正在捆麦子的那位大婶,伸手帮我抬了一把。可别小看了那伸手一抬,能帮你减轻很大的重压呢。

我比我小妹妹大4岁多。她那时候还太小了,不能帮大人做农活,但也常在地头,帮大人递根绳子,拿把镰刀什么的,或者捡捡麦穗。她特别喜欢跟在我的身后,像个跟屁虫一样。那时候我刚进入青春期,特别排斥女孩子,即使自己的妹妹也不行。每次看到她跟在我后面,我都要训斥她,将她赶走。有一次,我连续挑了一上午的麦子,腰都快累弯了,最后一担,我觉得自己就快被压垮了,路上却不敢卸下担子休息,因为一旦卸下来,再想重新挑起担子,会变得无比艰难。我挑着一担麦子,龇牙咧嘴地往打谷场走,忽然,肩头一松,肩上的担子好像变轻了一些,但因为是后面那捆麦子变轻了,扁担的重心就有点变了,我赶紧将扁担往前移了移,这样,就又稳了。到了打谷场,我卸下担子,看到我的小妹妹,还双手托着后面的那捆麦子,小脸也不知道是晒的,还是憋气的,又黑又红。我什么都明白了,这一路上,是我的小妹妹,跟在我的身后,用她的小手,帮我托举着那

## 快乐老家

■陈于晓

打赤脚在农场的田地上走着,脚底感觉热乎乎的,萦绕着身与心的,全是泥土的味道。忽然我觉得,这热气腾腾的田野,就是一张巨大的餐桌,正在为我们——

## 端上一盘盘“翠绿”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这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西瓜地。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大片的露天瓜地了。现在我所见到的,大多是温室里的西瓜。这次我所走进的农场,就有着十多只西瓜大棚。

棚内的温度,明显要比棚外高出许多。一眼望去,密密的藤蔓中,一只只西瓜若隐若现。俯身,撩开瓜藤,只见有件事地学着瓜农,敲敲西瓜,听听西瓜熟了没有,然后摘下。其实,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对西瓜熟透时会发出怎样的声响,心中也是没底的。只是,你摘下的瓜你自己掏钱买,所摘的瓜熟与不熟,农场主人是不会太在意的。

手捧西瓜走出大棚,在田间小路上差点摔了一跤。小路上积满了青苔,清

晨刚下过雨,又湿又滑。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也是这样的手捧西瓜,在雨后的田垄上跌了一跤,西瓜掉地上全碎了。顾不得身上疼与不疼,先趴在地上吃起了西瓜,那爽爽脆脆的味道,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大棚西瓜的边上,是大棚番茄。未熟的青着,半熟的黄着,熟透的红着。空气中,弥漫着番茄的清香味道。红番茄像一只只小小的红灯笼,在青绿中分外抢眼。有一家三口,在大棚内摘番茄,妈妈摘下个小的,用餐巾纸擦一下,吃了,还问孩子吃不吃。孩子不吃,见到农场主人时“举报”妈妈偷吃了一个番茄。妈妈随即补充道:“不是一个,是两个。”农场主人听后,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家农场不大,但蔬菜品种丰富。我像主人一样“巡视”着田间,发现有蒲瓜、葫芦、冬瓜、菜瓜、毛豆、茄子、芋艿、

芦笋、火龙果、玉米等等。芦笋、芋艿和火龙果种在露天,一大片的玉米地也在露天郁郁葱葱着,我似乎还没有见过有大棚种玉米的。这些年,大棚蔬菜乱了季节。记得我幼年时,四季分明,什么季节吃什么菜。现在,用上了温室和大棚,种菜乱了春秋,吃菜也不分冬夏,原本只有夏天可以吃到的菜,冬天也可以吃到了。

有蛙鸣一阵阵传来,夹杂在蛙鸣中的,还有虫啭。虫子个头小,看不见,青蛙个头大一点,也一样看不见。地头满是翠绿,随便找一个地方,都可以隐身。我们的个头更大,但如果在大棚中,隐个身也是很容易的。有个小孩,缠着妈妈,要妈妈把她放进葫芦里去,喊着要做个“葫芦娃”。

唯有流水不隐身,它在田间流着,淌过一垄又一垄,青苔是流水毛茸茸的呼吸。最没法隐身的,是怎么也除不尽

的杂草,不管风吹与不吹,它们都疯长着。大约农家的一半活儿,是花在除草上的,往往这边还未除干净,那边又长了出来。比起庄稼来,草的生命力,总要旺盛得多。

双休日,来农场采摘的城里人很多。年轻的妈妈们,看着孩子,不让孩子玩泥土,说太脏了。这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我们这些在乡间长大的孩子,好像从来没有感觉过泥土是脏的。小时在田间玩,稍稍长大了帮着父母在地头做农活,有一个一天不是拖着泥带着水的,像极了个“小泥人”。

打赤脚在农场的田地上走着,太阳一晒,地上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湿滑了,走着也不必特别小心翼翼了。脚底感觉热乎乎的,萦绕着身与心的,全是泥土的味道。忽然我觉得,这热气腾腾的田野,就是一张巨大的餐桌,正在为我们端上一盘又一杯的“翠绿”